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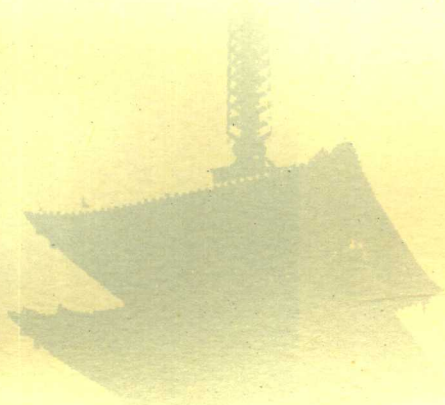
《外语与外国文化》丛书

王宗炎 主编

日语与日本文化

刘宗和等 编著

JAPA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湖南教育出版社

《外国语与外国文化》丛书

JAPA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日语与日本文化

刘宗和等 编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日语与日本文化

刘宗和 等 编著

选题策划：陈 凯

责任编辑：杨宗瑛 赵匡莉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印张：7.5 字数：190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ISBN7-5355-2994-1/G·2989

定价：13.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语言和文化

——代总序

1. 问题的提出

听见我说教外语要注意文化问题，老朋友韩先生来提抗议了。“我教英语教了 30 年，从来不谈什么文化，也不觉得有谈的必要。你出这个新主意，是不是要给外语教师和学生加上无谓的负担？”

“你干过什么，自己弄清楚了吗？”我反问，“也许 30 年来你一直是既教英语又教文化呢。”

“怎么会？”他感到茫然了。

“你教过 Eckersley 的 *Essential English* 吧？在那本书里，不是讲了 Mr Priestley 这个英国中产阶级人物如何生活吗？”

他点点头。

“你教过美国人编写的 *English For Today* 吧？在讲课时，你不是讲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吗？”

他又点点头。

“前天李敏跟你打招呼，说 ‘Good morning, Teacher Han’，你不是告诉他，teacher 是职务，不是称呼，不能像 Mr, Miss, Professor 那样放在姓名前边吗？”

“我告诉过他。”

“那就是讲了英语国家的文化。昨天晚上你路遇何秋明，她对你说，‘Good night, Professor Han’，你怎么回答？”

“我当然要指出，晚上相遇时该说 Good evening，告别时才

说 Good night。难道我这个老教书匠连这一点也不懂吗？”

“这也就是讲了文化。”

“讲文化，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啊。”

“说它简单，行；说它不简单，也行。请看看这幅 Kyocera 照相机的广告，那可不怎么简单吧？”

他接过广告，念念那标题：

The Challenge Of Future Creating

A Better World Because Tomorrow

Come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Newsweek, Feb. 2, 1993)

“这算什么广告！”他嚷嚷起来。“简直是天书，或者是 T.S.Eliot, Dylan Thomas 的诗句。我不明白它说些什么。……啊，我懂了，原来它的意思是，因为未来向我们挑战，世界才有进步。就是到了明天，也还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的挑战永远没有完结，所以世界进步也永远不会停止。”

“对了，你真不愧为老教师，讲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可是你注意了没有——你这几句话既讲了词语，又讲了意义；既讲了广告内容，又说明了现代诗风。文学和广告，艺术和交易，雅和俗，语言和文化——这些并不是独立王国，彼此隔绝，而是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说，‘鸡犬之声相闻’啊。”

2. 文化与词汇意义

打发韩先生，我们该进一步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了。让我们先看看文化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然后看看文化与词汇意义有什么关系。

语言是什么？这个名称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它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用的一种符号系统，如汉语、英语，由语音、语法、词汇构成；一方面，它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说出的话，写出的书信、文件、文章。

文化是什么？这个词内涵丰富，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的统称，包括饮食、器具、舟车、房屋、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风俗习惯、学术思想等等，语言也在其内。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授和传播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对文化施加影响。

在某些人看来，学语言，譬如学英语，就是掌握它的语音、语法、词汇。这些东西掌握住了，英语就学得差不多了。例如，queen 这个词，应该记住它的发音、词法特点、句法特点，把这个词与别的词串起来。The Queen's crown 是女王的王冠；The Queen's carriage 是女王的马车；The Queen's palace 是王后的宫殿。

可是读书时只把单词按字面意义串起来，而不问它的文化背景，有时是行不通的。比方看字面，The Queen's speech 是女王的演讲辞，可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英国首相的施政方针，通过女王的嘴巴说出来。The Queen's English 不是指英国女王的具体言辞，而是指正宗英语，标准英语，与说话人头上有无王冠无关。应当注意，The Queen's English 虽表示正宗英国英语，The President's English 所表示的并不是正宗的美国英语，而只是总统个人的英语。例如里根总统就因为偶尔失言，多次被人嘲笑，认为 The President's English leaves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我们是学英语的人，当然关心英国的教育词汇。不过，要是对英国文化毫无所知，你就不能理解某些词汇项目的意义。grammar school 看字面是“语法学校”，实际上是为培养升大学的学生而设的中学。university 是大学，college 是学院，可是伦敦大学有个学院似乎名称很怪，叫做 University College，那是个特殊机构，课程是多科性的，但是授予学位要由大学部负责。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一个名称还能有不同的意义，例如 public school 在美国指公立的、不收学费的普通小学或中学，在英国则

专指一种私立的寄宿学校，是为培养将来要升学或从政的英才服务的，既非公立，也不平民化。由此可见，文化与词汇意义有千丝万缕的、有时是外国学生意想不到的关系，在学习外语时必须处处留神。

3. 文化与语法

上面谈了词汇意义问题。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创造出不同的词汇意义，这一点一经指出，人们便深信不疑。语法呢，文化也跟它有某些关系，但是往往是间接的，而且并非普遍存在，所以人们未必充分注意。

英语教师常常对学生指出，介词的用法往往是刻板的，没有理据的。为什么说 *We look after him*，但是又说 *We watch over him* 或 *We take care of him* 呢？为什么既有 *We have confidence in him*，又有 *We place our reliance on him* 和 *We place our trust in him* 呢？表示我们喜欢他，同是一种情感，却有三种不同的语法格式：*We are fond of him*；*We have a liking for him*；*We take a liking to him*。要从客观物质现象中寻觅使用这些介词的原因，那是白费工夫的。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句法结构确是以客观物质现象为基础的，可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应该用什么介词，却不去追究使用这些介词的原因。我们知道，可以说 *to sit in a chair*，也可以说 *to sit on a chair*，但是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mmon Errors* (Longman, Beijing, 1987, P. 21) 指出，人坐在大扶手椅上，只能说 *She was sitting in a big armchair*，那显然是因为人小椅大，看来是坐落其中。同书 49 页指出，*I must have left my coat in one of the drawers in the dressing table* 是错误的，这也分明是由于梳妆台抽屉小，一件 *coat*（那可能指 *suit coat*, *top coat* 或 *overcoat*）那么大，挤不进去。

有的外国出版的书能指出中国学生在语法上会出什么错，但是不能说明错误产生的原因，我们中国人会一看就了解这是由于

英汉两种民族心理不同。在 *International English Usage* (1986, Croom Helen, London) 186 页, Loretto Tedd and Ian Hancock 告诉我们两点: (1) 在英国人要说 I was told... 时, 中国学生往往说 Some people told me..., 以主动语态代替被动, 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 施事者的形象比受事者突出。(2) 在英国人会说 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时, 中国学生会说 I have spoken to him yesterday, 这是因为中国人觉得, 一种行为与它发生的时间是两回事, 正如这种行为与它发生的地点是两回事那样, 应当用两个词语来表述, 而在英国人看来, 行为与它发生的时间不可分离, 正如糖之与甜那样, 说 sugar 就包括甜味了。

在使用人称代词时, 中国人和英国人脑子里那幅图画有同也有异。关于第一、第二人称代词, 英、汉语都不分性别; 关于第三人称, 汉语统称之为 ta (“他、她、它”只是文字上的区别), 英语可要分为 he, she, it。在谈到一个婴孩时, 英国人可以分性别或不分, 可是在说 Here is her baby; she's lovely 时, 有爱恋之情; 在说 The baby threw its food on the floor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1989) 便没有这种情感了。

由此可见, 虽然语法关系比较抽象, 民族文化在语法上也隐隐留下它的印记。

4. 文化与语用

在某些人看来, 学英语最重要的是做到正确, 其实更重要也更难的是做到得体。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对特定的人说出特定的话, 这就是得体。如何做到得体, 这是语用学的研究目标, 可惜这方面成绩还不多。

中国人说“恭贺新禧”, 祝贺中透露敬意; 英国人说 Happy New Year, 同样是祝贺, 可是没有那种毕恭毕敬的神情。英国人说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在商场中这话就意味着发财, 可是比较抽象; 香港人说“恭喜发财”, 这样心直口快的话不能按字面直译为英语来使用。什么话常用, 什么话不用, 这是由民族

文化决定的。

在中国，管一个人叫“韩先生”、“韩同志”、“韩书记”、“韩老板”还是“老韩”，大有讲究。在英语国家里，也有同类的复杂问题。在 *One Upmanship* 这本书里，Stephen Potter 举了一个例，说明某一位局长如何称呼他的下属。譬如，有一个人名为 Michael Yates——

他若是副局长，局长叫他 Mike（称名用昵称）；

他若是助理局长，局长叫他 Michael（称名不称姓）；

他若是段长，局长叫他 Mr Yates（称姓加 Mr）；

他若是段长助理，局长叫他 Yates（称姓不称名）；

他若是得力的秘书，局长叫他 Mr Yates（称姓加 Mr）；

他若是学徒工，局长叫他 Michael（称名不称姓）；

他若是夜班警卫，局长叫他 Mike（称名用昵称）。

为什么如此，不能以三言两语把它说明。（*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5）

表示歉意，可以说 I am sorry，也可以说 Excuse me，但是使用范围不同。例如（a）自己有约而迟到了，可以说 Excuse me for being late 或者 I am sorry that I'm late。（b）向人问路，一般只说 Excuse me, can you direct me to the railway station? 不会说 I am sorry.（a）相当于“对不起”；（b）相当于“借光”。

英语有些常用的客套话，中国学生往往摸不清它的底细。I'm not sure I'd like to do that 表面看来似乎要研究什么问题，其实是拒绝对方的要求。I think we could all do with a good night's sleep. 说得干脆一点是 I want to sleep. 以上两句话都引自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1987)，是从语料库中找出来的，不是词典编者自己杜撰的。

也许你不喜欢这样绕弯子说话，可是人家说了，你总得听懂他的意思。客套话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例如中国商人说“欢迎贵宾光临”，辞藻如此富丽，说穿了不过想人家多买点东西

而已。

5. 民族文化与语言的评价问题

如果我那位老友韩教授回头看看，他会发现从 50 到 90 年代，搞外语的人视线逐步转移：由单词转到词语搭配和句子结构，由单一句子转到句子系列，由语言形式转到内在意义，由话语本身转到社会背景和交际作用。最近十年来，由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民族接触日益增多，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隔阂、阻碍、误解和摩擦必然加剧，须得下一番解释、沟通、协调的工夫，于是文化研究便兴盛起来。就中国来说，在闭关锁国时期，还可以不管人家的文化，可是如今是改革开放时代，再这样做可不行了。

可是问题来了：第一，中国文化与外国有何异同，这应当弄清；第二，对不同文化如何评价，这应当考虑。显而易见，这些不是少数人在短期内能完成的任务，下面只是试举一些例子谈谈个人意见。

从哲学观点看来，中国人与英国人（姑且不谈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是有某些分歧的。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承认有头脑，有心脏，然而看法不同。英国人把思想归于 head，hard-headed 表示思想清楚；把情感归于 heart，hard-hearted 表示冷酷无情。我们说“心之官则思”，“心知其意”，这是思想；不过我们又说“心中高兴”，“雄心壮志”，这是情感。一颗心，在我们看来兼有两种功能，好像一张嘴既能演讲又能唱歌一般。

但是英语和汉语也有相通之处——英语的 mind 就很像汉语的“心”。He is simple-minded 和 He has a logical mind 说的是思想，He has a mind to do that 和 He has set his mind on doing that 说的是情感。怪不得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1988) 给 mind 下定义，说是 That which thinks, perceives, feels, wills, etc.，我看这个定义我们的孟老夫子也会赞同。

要是词源有兴趣，我们会发现汉、英两种语言同样有难以

解释之处。一个人发怒，汉语说是“冒火”，英语说是 flare-up，意象一模一样。但是汉语认为愤怒的来源是脾（“发脾气”）或者肝（“肝火上升”），英语却认为是胆（choleric），哪一说更可信？汉语认为勇敢出于胆（“胆子大”）或者血气（“血气之勇”），英语认为出于心（stout-hearted），哪一说可由医生证明？一个人残酷，汉语说是“心肠硬”，“狼心狗肺”（看来肺不是专管呼吸的），英语说是 cold-blooded（用温度表量过吗？）；一个人乐观，汉语说是“精神愉快”，“精神”不知来自何方，英语说是 sanguine（多血），也不见得有什么数据。

如果大家平心静气，会看出无论哪一种文化或语言，都有优点缺点，不应该站在种族主义立场去衡量，而应该互相比较，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过去人们一看见“市场经济”、“外商投资”就摇头，现在已予以充分肯定；过去英国人不喜欢 paper tiger 这个短语，1963年版的由 Hornby 主编的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不收它，1983年 Peter Stevens（他不是顽固派）在“Cultural Barriers To Language Learning”一文中还说英国人觉得此词很怪异，可是1989年版的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已把它收了，1988年版的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也收了。改革开放，中国需要，英美同样也需要。

6. 克林顿总统要问道于老子吗

本文第一节引了老子《道德经》一句话，没想到1993年2月22日美国 *Newsweek* 登载一封读者来信也引了《道德经》一句话，并且建议克林顿总统问道于老子。这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发信人是洛杉矶的 Sebastian Saratoja，信里是这样说的：

As he prepares to face the challenges ahead, Clinton should take heed of Laotzu, who said in his treatise on the art of government: "Governing a country is like frying a small

fish.” What he meant, I think, is that you spoil it with too much poking.

不管 Saratoja 的建议对不对，这封信让我们想起了两点：

1. 在某些美国人眼里，中国除了有 chop suey, chow mein, tai chi chuan, acupuncture, 价廉物美的成衣和玩具，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等等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政治哲学。

2. 既然外国人注意到我们的文化（包括 2000 年前的老子哲学），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研究、分析（不是盲目崇拜）老祖宗传给我们的那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要妄自菲薄？

王宗炎

于中山大学回春楼

目 录

第一章 日语的谱系源流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1)
第一节 史前时代日本民族的特征	(1)
第二节 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种种假说和推论	(2)
第三节 从日语的早期构成看日本民族的起源问题	(7)
第二章 日本文字演进略史	(18)
第一节 古代文字的特征	(18)
第二节 从汉字到假名	(31)
第三节 从汉字到罗马字	(39)
第三章 汉字与日语文字体系	(43)
第一节 日语文字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44)
第二节 明治时期以来的几种看法	(50)
第三节 对几个问题的探讨	(54)
第四章 日语词汇的历史演变与日本社会的变迁	(62)
第一节 上代词汇	(66)
第二节 中古词汇	(68)
第三节 中世词汇	(73)
第四节 近世词汇	(75)
第五节 近代词汇	(78)
第五章 东京语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日本语的演进略史	(85)
第一节 形成期(明治前期)	(85)
第二节 确立期(明治后期)	(90)

第三节	完成期（大正时期）	（95）
第四节	第一转变期（昭和前期）	（98）
第五节	第二转变期（昭和后期）	（101）
第六章	日语的位相语及日本人的社会位相	（106）
第一节	何谓位相语	（106）
第二节	从日语的女性用语看日语的位相	（109）
第三节	几点印象性的结论	（115）
第四节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言语行为	（117）
第七章	日语中的外来语与西方文化的输入	（123）
第一节	外来语的定义	（123）
第二节	外来语的历史	（125）
第三节	外来语的影响	（132）
第四节	外来语的特点	（135）
第五节	问题与展望	（139）
第八章	西方语言的影响与现代日语文体的确立	（141）
第一节	句子（sentence）意识与断句	（143）
第二节	“It is”与“である”体	（148）
第三节	过去时与“た”体	（153）
第四节	现在时文体的形成	（156）
第九章	日本地名的自然与文化寻踪	（160）
第一节	日本地名的特点	（161）
第二节	自然中的地名	（165）
第三节	地名与传说	（175）
第十章	日语语言表达的逻辑性	（181）
第一节	日语表达的“非逻辑”问题	（181）
第二节	严格区分主观与客观	（183）
第三节	具体与抽象	（189）
第四节	“いる”与“ある”——动与静	（190）
第五节	格助词“に”、“で”和“を”	

	——点与面及空间的区别	(192)
第六节	表层表达与深层表达	(192)
第十一章	日本人的非语言表达行为	(196)
第一节	日本人非语言表达的源流	(197)
第二节	水稻文化对非语言表达的影响	(200)
第三节	“间”(空间感、时间感)的影响	(201)
第四节	日本人非语言表达的特征	(202)
第十二章	日本人的传统文化与语言表达	(211)
第一节	日本人的寒暄	(212)
第二节	暧昧的谈话方式	(213)
第三节	从崇尚汉字到“横文字”泛滥	(215)
参考文献		(223)

第一章 日语的谱系源流与 日本民族的起源

第一节 史前时代日本民族的特征

从距今 8000 多年前的绳文文化时期至公元 6 世纪前后的古坟文化时期，是日本列岛的无文字历史阶段，即史前时代。由于四面环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所限，古代外部发达民族对它的了解和历史记述寥寥无几。如中国的《三国志》之《魏志·倭人传》中只对其特征做了轻描淡写的记载，如今却成了研究日本早期历史的必读史料。

日本的绳文文化时期是指从距今 7000、8000 年前至公元前 2 世纪的历史时期。从考古出土的贝塚等遗物来看，当时日本人正过着穴居的生活，流行拔牙、屈葬、刺青等风俗习惯，经济状况属于以渔猎为主的攫取经济类型。到了公元前 1、2 世纪，即绳文文化的晚期，日本列岛上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它基本上抛弃了数千年来一直缓慢发展的渔猎经济，而一举跨入了发达的农业社会。稻米成为当时的主要食物，而在劳动工具方面，也在短暂地经过磨制石器、木器和青铜器阶段后，一跃跨入了铁器时代。从这一时期到公元 3 世纪，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弥生文化时期。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江上波夫曾就此指出：“由绳文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是一次质的飞跃，其转变是突发性的。因此，创造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原有的绳文文化人，而是当时已经具有高度发达水耕农业技术的外来民族。”

公元 3 世纪到 7 世纪，是日本无文字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因

以考古出土的大量古坟为特征，故被称为古坟文化时期。古坟文化一般又被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坟墓多为简单的圆形，或利用丘陵地带建造的前方后圆形，殉葬品大多为铜镜、剑、玉器、石钺、铲形石及车轮石等与祭祀有关的物品。与前期古坟相比，后期古坟的规模一般都异常宏大，内部结构和殉葬品等也另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古坟的殉葬品中，除了有兵器、马具和各种生活用品的石制模型外，还有大量鸟兽、饰马、房屋、男女人等石制冥器。这一特征与弥生文化或前期古坟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考古学者八幡一郎曾这样指出：“弥生文化及前期古坟文化同后期古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不仅表现在现世的生活方式上，而且还大量地反映于死后的世界观方面。前者所表现出的温和的农耕文化的基本特征，完全被后者那充满争夺气氛的马上游牧民族的特征所代替了。”日本列岛上的原始民族经历了三次比较巨大的社会变革。对此，日本及西方研究者们从考古学、人类学、生态学和地质学等角度，进行了长期和大量的研究，同时提出了多种假说和推论，下文具体加以介绍。

第二节 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种种假说和推论

有关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的科学研究，最早开始于 19 世纪上叶。当时，这类研究主要在少数西方学者之间进行。P. F 西伯尔德（Siebold）是第一位来到日本的荷兰籍医生，他在长达 6 年的定居期间，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自然、社会、历史、风俗等方面的资料，并在一部题为《日本》的著作中提出，原始日本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阿伊奴人，属于蒙古人种，而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则是在新石器时代以后才迁居到日本群岛上的外部种族。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阿伊奴人说”^①。

到了明治初期，有大批的欧洲及美国学者被邀请到日本，从

^① 引自池田次郎《日本人的起源》第 15 页，讲谈社，1982 年版。